

學者協會冀吸新血 傳承關心社會風氣

前輩回顧30載建品牌往事「聚腦」科技扶貧辦趣味科學賽

古語云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，是文人自嘲除了讀書外，便無其他才能。不過，香港有一群學者，不甘做「無用的書生」，早在30年前，因為《中英聯合聲明》的出現，他們認為自己也需要發聲，用行動關心香港的發展，於是組成了香港學者協會。

今時今日，他們可以毫不在乎地說：「我們是不為會員謀福利的協會。」然而，這些年他們卻又很在乎地堅持了不少事：引入傑出華人講座，為香港匯聚聰明的腦袋；到內地去科技扶貧；在中學舉辦趣味科學比賽；設立香江學者計劃，希望可以建立品牌；還有由30年前已開始大力推崇發展科技，到今天已建立了一定的氛圍。

30年過去，原本是名不經傳的講師，今日已是「大牌」教授、學界的知名人物，但他們卻希望可以回到最初，吸引猶如他們當年一般年輕且有着同樣目標的學者加入，「讓多些年輕人來壯大團隊。」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

學者向來予人嚴肅之感，坐在記者眼前的，更是大學界知名人物：香港學者協會主席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教授蕭文鸞、副主席是城市大學生物化學系教授講座譚鳳儀、上屆主席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，但三人憶述30年前至今的事時，過程七嘴八舌，展示出學者鮮為人知的活潑一面。

關注議題多超前 努力無白費

蕭文鸞表示：「學者協會不是政黨、不是學會，主要是1984年，因為簽《中英聯合聲明》，很多關心社會和香港的學者認為要有個組織，關心香港未來發展、促進香港與內地和世界的學術交流，以及關注香港的高等教育發展。」

協會所關心的議題非常廣泛，香港教育、語言發展、科技、大學學額是否足夠等都包括在內，「我們很早就提出大學三改四！」他們更曾就大亞灣核電廠興建、1987年工業轉型、科學園創建、排污等議題表達意見。

被問到協會當年會否「無牙力」，譚鳳儀就立刻笑言，每次活動邀請官員和院校高層，都沒有什麼官員來。黃玉山隨即補充：「他們不來，不是因為我們是講師，是因為政府無興趣發展科技。」想一想後他又補充：「但陳佐洱（前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）理我們啊！」再回頭想想，當時政府、社會不重視的科技發展，今日亦漸漸成為重要議題之一，協會的努力，也沒有全然白費。

「慧眼識英雄」助政府決策

歷年的活動中，亦有不少令他們自豪的代表作，其中之一就是「傑出華人講座」，譚鳳儀憶述：「早期香港沒有傑出華人講座，我們是第一批人，而且當時做研究的人不多，我們就邀請了很多在歐美做研究做得不錯的華裔學者來，後來政府很多相關政策，都會請他們給意見，我們協會是引進了這些人來香港。」當中的人物也證明了協會的「慧眼識英雄」，包括後來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、楊振寧和李政道的老師吳大猷等等。

另外還有在中學舉辦的趣味科學比賽，30年來不曾停過，是最「長青」的活動。黃玉山表示：「每年有幾十間中學參加，比賽內容包括放飛機、擲蛋等，目的都是提高學生對科學的興趣，培養他們崇尚科學的精神。」雖然不是石破天驚的項目，但一眾學者還是費盡心思令科學變得有趣，「我們想名稱時也特別用心，例如『斤斤計較』、『雞蛋撞地球』等。」

名不經傳講師「升呢」知名人物

當然還有很重要的項目，如近年設立的「香江學者計劃」、早年進行的「科技扶貧」（見另稿）等，都是將「無用書生」的有用之處盡量發揮。協會雖然隨着成員的「升呢」而變得較有分量，但同時亦好像令年輕新血不敢貿然步近，他們就表示，「希望大家不要以為只有校長、教授才能入來，我們當年也是講師，我們也希望可以有多些年輕人去壯大團隊。」



■香港學者協會早前舉辦三十周年慶祝活動，繼續談教育、談社會發展。受訪者供圖



■右起：譚鳳儀、蕭文鸞、黃玉山希望吸引年輕且有着同樣目標的學者加入協會。

歐陽文倩 攝



■黃玉山（左）當年就「香江學者計劃」與當時的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、全國博士後管理委員會主任王曉初（右）簽約。

資料圖片

會員「星光熠熠」 經費精打細算



現時的香港學者協會「星光熠熠」，浸大前校長吳清輝、中大敬文書院院長楊綱凱、知名植物細胞學家徐士雄、生物化學學者曹宏威都是成員。時光倒流30年，當時的創會會員很多都只是年輕的講師，而協會也沒有太多經費。大概大家也很難想像，他們當年搞活動，連現場的橫幅都由黃玉山親自揮毫撰寫，由於酒店佈置要另外收費，一眾學者又利用工餘時間，變成場地佈置人員，貼上橫幅，「慳得一蚊得一蚊」。

直到現在，學會的經費亦不算多，收入來源之一的會費，有不少人無交，主要都是靠捐款、贊助，或者由院校「出錢出力」，3位學者表示：「我們搞活動，如果院校要收錢的，我們就去另一間院校做。」絕對是精打細算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

難忘諒計招才 改善研究員待遇

鍥而不舍

30年的事情太多，記者請三人各自分享最難忘的一件事，他們隨即就說：「一件事好難喎！」不過他們還是合作地開始「精挑細選」，黃玉山和蕭文鸞就說起了近年的「香江學者計劃」，這既是為香港引入研究人才，亦同時是為研究人員爭取合理工資的「偉大行動」。

一切的念頭，源於這一眾學者2009年去湖南交流，在火車上的一番對話，議題「學術」得很，就是「如何促進香港」。他們首先想到的，是招攬研究人員，為他們爭取合理待遇。

原來，在院校裡的博士後研究人員，一般而言工資都要2萬多元，但香港院校很多時候負擔不起請博士後，譚鳳儀指：「大家可能當一般研究員去聘請，工資壓低至萬多元，雖然對方也可能覺得無所謂，但大家都覺得不應該。」

找錯對口單位 妙計險成空

於是，眼見現時香港科研達到世界水平，而內地也發展得很好；博士生要跟名師再深造，這樣才會成材，他們就想到：「內地有外派人員深造的經費，能否由香港和內地各出一半錢去培養一個人呢？他們可幫助香港教授，而自己都獲得訓練，雙贏！」

自覺想到了「絕世好橋」，一眾學者就急急向中聯辦提議，希望可以落實，沒有什麼結果，於是想想應該找國家教育部，但又無聲氣，原來是他們找錯「對口單位」。黃玉山說：「還是不想就此作罷，我自己做（港區）人大（代表），所以試一試寫提案，以為也沒有辦法。原來博士後這回事，不是教育部，也不是科技部管，而是人力資源方面管！原來他們是當職位去做，於是寫完提案他們就自己來找我們談，國家也很支持。」

回想這一切，黃玉山亦不禁感嘆：「所以大家做事要有鍥而不舍的精神，有時請完就算，其實要『諗計仔』。」最終國家為來港深造的博士後出一半工資、香港院校出一半，為期2年，每人共30萬元左右，計劃每年有50個名額，每年有幾百名博士後報名，香港方面也有160個資深教授參與。

科技扶貧多年 不「輸血」靠「造血」

譚鳳儀則說起了維持了十多年的「科技扶貧」。上世紀90年代初，協會到內地訪問，知道內地有很多很貧困的人，譚鳳儀指：「窮得兩個仔一條褲兩份着都有。」

要扶貧，他們認為不能不停「輸血」，而要「造血」，希望以好的科技去提升當地人養蠶種桑的能力，於是就有了「科技扶貧」，「一開始大家很天真，想一同下鄉，但不行的，我們不能去那麼久，而且會成為別人的負擔。後來決定以經濟去支持，因為內地教授下鄉的工資低，於是我們每個月發工資獎勵他們，並且每年選3個最成功的科研項目，有提升當地經濟和水平的，另外發獎金。」所謂的工資，當年也只是每個月150元人民幣，但原來已經很高薪。現時國家發展迅速，項目的歷史任務亦已完成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

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中大第五全港最高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）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學研究中心和最好大學網昨日正式發佈2015年「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」，當中總排名的首三位與去年一樣，分別為清華大學（北京）、清華大學（新竹）及台灣大學；而香港中文大學總排名第五，為全港最高，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則緊隨其後列第六及第七。另各所港校亦於多個分項指標表現突出，例如香港科大於「高被引科學家——總量」居首，港大及香港中大分別於「科研經費——師均」及「辦學經費——生均」排名第一。

科大跌至第七 港大維持第六

本年度兩岸四地百強大學的地區分佈為內地65所，台灣27所，香港6所，澳門兩所。當中香港中大從去年的第七上升到今年的第五，香港科大則從第四跌至第七，港大則維持排第六。

相比其他三地，澳門的大學水平似仍有一定差距，但近年來發展勢頭迅猛，澳門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今年排名都見上升，雙雙躋身前五十名。而香港中大仍舊是兩岸四地唯一有教師在本校獲得諾貝爾獎的大學。

另外，北京大學從第五上升到今年的第四名，其餘打入十大、第八至第十名的則順序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、浙江大學和復旦大學。

議員訪德考察職教架構

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黎恣）為了解不同地區的教育發展，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訪問團日前往德國，參觀德國黑森州一所職業訓練學院、法蘭克福工業園及私營職業培訓機構，並與上述機構的負責人見面，以了解當地的職業教育。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組成的7人訪問團，成員包括葉建源、蔣麗芸、葛珮

帆、張超雄、譚耀宗、張國柱和梁耀忠，一行人抵埗後隨即參觀位於黑森州的高級科技訓練學院，該學院為職業學校的教師、不同領域的專業及行政人員開辦培訓課程。訪問團成員與該學院院長Martin Gonnermann會面，了解有關德國職業訓練制度及職業學校架構。

訪問團下午參觀位於法蘭克福的工業園，它是歐洲化工及藥業其中一個規模最大的研發及生產地點。據悉，工業園營運商同時為近2.2萬名受僱於90多間公司的僱員提供職業訓練及持續進修課程。私營職業培訓機構Provaadis的高層管理人員分享了當地推行職業訓練雙軌制度的情況，導師及學員亦就他們的教學經驗，與訪問團交換意見。訪問團將繼續在德國及瑞士訪問。

多點感謝 多點微笑 多點真誠

■圖為筆者與斯里蘭卡一所幼兒園的學童合照。筆者供圖



義工逍遙遊

義工服務是什麼？在我而言，義工服務是不分界別，不分種類，不計酬勞的幫忙。不論幫助的大小，大凡能夠讓別人有所得着，便是一次成功的服務。也許你認為自己平庸得沒有分享的能力，但其實你的能耐，正潛藏某處，正等待有用武之地。

我的義務工作始於小學，但另類的領略，在於大

學一年級。由參加者變成組織者，所得所學遠超所想。在大學中最先接觸的義務工作是長者服務，我們會定期與一眾同學為大埔區一所中心的長者籌辦小型活動，或關於吃，或關於運動，或關於文化。及後，再嘗試組織長者導師訓練營，培訓長者擔任長者興趣班導師，善用社會上的人才，其間總會遇到或大或小的挑戰。也許沒有多少經驗，也沒有多少惹人羨慕的履歷，但透過學習及嘗試，總算累積了一點經驗。

「服務就是時間、心、力的加乘」

由香港至異地，服務仍然持續。若果能成功分享至身邊的人，也能分享予他方的人，反之亦然。到異地服務，是一種體驗，也是一種堅持。不知知的

環境，互不相通的語言，對一個平凡的服務者而言，只能依靠事前的準備及組織，以及分享所有的熱情。物質並不必然決定一個國家人民的快樂水平。分享知識、努力和笑容也不失身為世界公民的樂趣。彼此的分別，不代表距離的存在，只在乎人的價值、生命的氣息。

一位資深的義工服務者說過：「服務就是時間、心、力的加乘。」

也許今天回首並沒有多少的義務工作經驗。但假若有分享的心思，不妨多作嘗試，先學習掌握自己的人生節奏。乃至日常，多點感謝，多點微笑，多點真誠，總能感受到對方的回應。

（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）

■顏雋 香港傑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得獎者